憶石壁（上）

鷺洋客

最近大興山石壁間發生警匪激烈戰鬥，結果，不但打死賊黨，也死到了幾個嫌疑賊黨，這一件事情，引起了關係極大注意，以爲石壁間村是一個了不起的鄉村，其實，這個地方只是大興山西南部一個不毛之地，「刷鬼碑」這句話，最能形容地。

因爲喜歡游玩不會到過的地方，筆者曾經兩次去過石壁。第一次是從大澳經雲山前去，以甫口爲終點，第二次是從大澳到分流，再從分流開始，要先到石壁，再返大澳，不幸得很，我們到達了目的之後，一線雖到了意外的阻礙，沒有辦法當天回來香港！

第一次目的，因爲我們在山上看到甫口是個海灘，就想走下去游泳一回，因而經過石壁，確乎名符其實，四面都是石壁，而石頭的成圓形的，唯一特色，就是名實相符。因爲要下海口游泳，沒有怎樣詳細要訪過村裏的人家，到了甫口。游泳一番，狂風大作，波濤洶湧，滿眼既，這是颱風的前奏，不走恐怕沒有辦法回香港，我們相信他的話，又匆匆經過石壁，趕回大澳，可是火船已宣告停航了！

第二次是因爲分流一個土人指導錯誤，說兩句鐘可到石壁，其實至要四句鐘有多。我們已經跑了半天，又沒有完分的水，四個人只有一個相解渴，筆者最不貫事，走了三分之二路程，雙脚實在起來走動，自己雖知其妙，以爲生命也有危險，縱使同伴扶掖着，也沒有效果。只有歇一會走幾十步，這樣歇了十多歇，經過一番上坡下坡，又是一點多鐘，才走到石壁間的村口，雖然人家在這，依然不能一口氣走上前去討茶解渴。

廿七、十、四

憶石壁（中）

鷺洋客

在那短短的二三百碼的路上，也歇了五六次才走到一個鄉下人家門口，向一個婦人討茶，可是，這個人家窮得可憐，連燒茶那一把柴也節省下來的，我想，他們要是口渴，唯一飲料恐怕就是生水，甫上的生水了。

廿七、十、五

因爲得不到水，同伴又要挽了我再走耳歇的跑到村裏唯一的雜貨店，因爲這是先前那個鄉下婦人指點我們的。雜貨店處於四面破屋之中，看來很像是在大戰之後，一片荒涼。店主張祥見我們叫齋他的名字，馬上迎將出來，一面接了進去，一面請問姓名。同伴一面叫他倒茶，一面說明身份。我見了茶，一杯一杯，一口氣喝了七八杯才放下杯子，伏在桌上休息了五分鐘光景，又吃了兩件粗餅，精神便迅速地復原，不上半句鐘，我便自己起來走動，「若無其事者然」了。

同伴穿了黃風衫，黃短褲，像制服，因爲平時聽說石壁這些地方不靖，張祥這些店子，雖然是良善人家，但爲了防範起見，張祥問他時，祇好說是香港「茶館」的「師爺」身份，暫時只好借用一下，使眞的奸歹有所顧忌，果然，張祥聽同伴說明身份之後，招呼格外週到，店子裏面有幾個大漢，也注意我們起來，走出來聽我們談話。張祥聽見我們服務「警界」，果然說出一個最近發生的事情，向我們伸訴冤枉，原因石壁再上的南山，有所地方叫湖竹園，住着一班修行的女人，她們給賊人劫了若干財物，警察方面在查究進行中，懷疑張祥這里的某些大漢，和這案子有關。這時，張祥強調他們都是良好的人民，沒有幹過這樣對不起良心的事情。同伴同情他們說：案子現在查究中，總有一天水落石出的。

憶石壁（下）

鷺洋客

果，我見同伴的說話發生了效，體力已經恢復，憂慮也就更消除。原因我們一行四人，在這荒世界，已經十分危險，加以同伴之中，有一個要趕回香港，不能等我，特派一個護送他，所以我未到石壁，已經減去兩人，餘下我和另一同伴，因爲天色不早，已經打算在石壁渡過一夜，明早再算，因而首先要計劃自己的安全，同伴便運用他的智慧，取得當地鄉人敬畏，才不怕發生危險。不料同伴的說話已然發生效果，而我的體力也忽然恢復，因此，我又提議乘夜回大澳去找地方歇宿，張祥也贊同我們的措置，並願借與我們電筒。我們二人於是趁天還沒黑，離開心中認爲危險的石壁，穿過在黑夜裏在羊腸山徑中摸索，幸而我們爬到山四上面天才暗晦起來，只餘幾點明星。於是我們開始把張祥好着給我們的電筒使用，但是光線十分微弱，僅僅照到三尺以內的地面，同伴拿着走前面，怕蛇，我走在後面，怕鬼，在荒山野嶺風聲，不幸得很，穿過兩間小寮的旁邊。幾頭惡犬跑出亂吠，我們向主人問路，反給痛罵我們冒失！我們只好自己打算，離開惡犬，給我們摸回正路，繼續行進，依稀認得是以前跑過的路，放心萬步前進，到得大澳，已經八點多鐘，肚子餓了，路旁雲吞，正好爽腹，不料到達檔前，先走那兩個同伴正在狼吞虎嚥，相見之下，又驚又喜。他們以爲我們一定在石壁過夜，我們以爲他們一定已經趕回香港，誰知他們到達石壁山四，其中一個也像我一樣，身子軟倒，後來飲了幾口山水，休息一會才恢復體力，走在我們的前頭不過三百碼遠，不幸又看到我們那枝微弱燈光的電筒，認定是老虎眼睛，嚇得跌破膝頭！

回到大澳，歇宿一夜，認爲我們得到兩大教訓：（一）走遠路，要攜備充足飲料。（二）走夜路不用電筒更易看見路。廿七、十、六